

来世之约

我愿意把我的头颅割下，让全身的血液从脖颈中喷出，

在空中化成一个奠字，来纪念我曾经在柳塘度过的那一段时光……

我是炎黄子孙，血管里流淌的是中国人传统道德的血液；

我是共产党员，骨子里烙印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岳中山◎著

来世之约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来世之约 / 岳中山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387-4059-2

I. ①来... II. ①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95522号

出品人 陈 琛

责任编辑 王 峰

装帧设计 孙 俪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来世之约

岳中山 著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本 / 700 × 1000毫米 1 / 16 字数 / 365千字 印张 / 21.25

版次 / 2012年8月第1版 印次 /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自序

几千年来，我们祖祖辈辈都希望多出清官为民做主，多出好官为百姓办事。我作为炎黄子孙，骨子里自然也有很浓厚的清官情结，和先辈们一样有多出清官的美好愿望。因此，我十几年前就酝酿写一本以在婚姻家庭上注重道德操守，在官场上做官清廉为主线的小说或剧本。通过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多方面的感情纠葛、尖锐的思想矛盾的描写，突出这两条主线，让人们在阅读时感到真实、有趣、信服，从而尊崇正气和正义，而厌弃丑恶的现象和行为。

或许有人会问，当今社会，像书中主人公王家树这样的“给钱不要”、“坐怀不乱”的领导干部还有吗？答曰：“当然还有。”不但有，而且还是干部队伍中的主流和脊梁。当然，也无须讳言，与王家树这样的领导干部相反，也确实存在着个别腐化堕落的干部，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呼唤像王家树这样的干部更多一些，以此来清党风、清政风、清民风，以此来解党忧、平民愤，做到社会和谐，乾坤晴朗。

鉴于此，也就顾及不了“新潮”的、“时尚”的一些人的欣赏口味和票房中的所谓商业价值了。但我相信，抛开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高低不谈，单就仍在坚守中国人传统道德底线，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又不全盘西化，而喜欢此类作品，愿意和王家树这样的人同呼吸、共鸣唱的读者还是有的。

作者

2011年8月30日

上部 在那个年代

我愿意把我的头颅割下，让全身的血液从脖
颈中喷出，在空中化成一个奠字，来纪念我曾
经在柳塘度过的那一段时光……



草甸相逢

一九七四年三月，长白山区。

一个大“塔头”草甸子。草甸子很大。天上的灰暗的云彩一片一片的、一条一条的由西向东飘动，更显得草甸子很宽阔。放眼四望，在草甸子东头一个较大的高台上是一个小村落。小村落有二百多户人家。村舍间依稀露出一些树木枝丫，几缕炊烟从房顶树枝间向四处飘散。草甸子西面的出口处连接着西山梁上一条蜿蜒崎岖的大车道，车道上有几个行人在蠕动。草甸子的南北两侧是比较陡峭的山崖，山峦中有杨、柳、桦等茂盛的次生林和连片的黄花松人工林。林树间、沟壑里还残留着没有化完的冰雪。南山陡峭山下是一片山坡地，地里杂乱地散放着一堆一堆的苞米秆子，土地显得荒凉而贫瘠。有二十几头黄牛在地里啃吃苞米秆子和杂草，一个放牧人跟随着牛群挥舞着鞭子。

西山梁上几个蠕动的人影越来越清晰地向我们走来。他们是一个母亲领着两个孩子。

这时，我们听到从南山坡上的苞米地里传来了放牛人自编自唱的山歌，山歌苍凉而高远。

二月风吹刮人脸哪，
最难熬的是倒春寒。
青黄不接日难度哇，
盼了今天盼明天……

牛群中出了个事端。一头公牛开始追逐一头母牛。那头公牛馓毛馓刺，瘦骨嶙峋，但对异性的追求仍很强烈。但见它急速地追赶上那头母牛，两个前蹄高高地扬起来，搭在母牛的后背上，急不可待地要与之交配。

放牛人捡起一块石头向它打去，高声喝道：

小花忙子你不要脸哪，
人家不同意你还追着干。
看你瘦得皮包骨啊，
还有闲心扯大谰……



牛群一阵骚动后，又趋于平静。

为了驱赶公牛和稳定牛群，放牛人忙活了一身汗。他热了，摘下破旧的棉帽子。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张冒着热气的黑红的，有着浓重络腮胡子的脸。他三十八九岁，颧骨较高，鼻子扁平，深陷的眼眶里面闪动着一双明亮的眼睛。他身材较高大、粗壮，长相像一个大猩猩。他手握破旧的棉帽子向冒汗的脸扇动了几下，然后，把帽耳子翘起重新戴在头上，像胸中积满了郁闷要向外发泄似的吼叫起来：啊——啊——

他的喊叫声惊起了深谷中的山鹰，山鹰从山顶上跃起向西面的天空中盘旋。从积雪中融化出来的山路像一条深黄的带子从这个山梁飘向那个山梁，又从那个山梁飘向更远的山梁。脚下，长年雨水冲刷的路面裸露着狼牙锯齿般的石头，崎岖不平，十分难走。

在大车道上蠕动的几个人越来越远。

走在前面的母亲三十六七岁，面目清秀，头上裹着一个旧方巾，斜襟棉袄，青布裤子，普通的山东农村妇女的打扮，她叫刘美娥。大儿子家树，十八岁，眉清目秀，秀气中显出早熟，有些刚毅和沉稳的气质，身高已长到一米七五以上。二儿子家林，十四岁，也很俊秀。他们的上衣袖子上都扎了一块黑布，那是给新故去的亲人戴的孝布。母子三人从山东诸城来此探亲谋生。一路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已经筋疲力尽。

这里是长白山区，前面是山，后面也是山，前后左右是一个山的世界。他们惊恐地望着这陌生的山的世界。时令虽已是三月，但这里仍然很冷。背阴坡上，沟壑里，河沿边花花搭搭的还残留着没有化完的冰雪。路两边的杂草树棵子在料峭的北风中瑟瑟抖动着。天有些阴，小北风也一阵紧似一阵，越接近山顶越感到灌进脖子里、袖口里的北风冰凉刺骨。他们又累又饿又冷，都紧缩着身体，艰难地往前走。

在远处，几乎是遥远的天边，白云飘过处，露出了一个巨大的层层叠叠山型的大云团。

家林指向大云团说：“你们看，那个大云彩不动。”

家树说：“那不是云彩，是长白山，山上都是积雪，远看像云……”

“是云？”他有些疑惑，腿有些发软，要顺势坐下。

母亲能忍，家树也能忍，艰苦的日子使他们早已学会了忍耐。但家林不行，他毕竟是一个只有十三四岁的孩子，其意志力和体力都是有限的：“娘，我累……”他拽了一下娘的衣襟，腿酸软得几乎要倒下。

“再挺一会儿。”娘使劲地拉住他。实际上她也很疲惫，甚至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她是两个孩子的精神支柱，是孩子的生活依靠，她知道自己肩上的重任，她必须要撑住！“好孩子，挺住，前边不远就是了……”

然而家林无论如何也挺不住了。他坐在了地上说：“坐一会儿吧……”

“不能坐！一坐下就更走不动了……”她知道，人到了饿、累极限的时候，坐下也许就再也起不来了。她心疼，着急，惶恐，眼角中不禁就含了泪水：“快起来……”

家树说：“娘，歇就歇一会儿吧。不要紧的……”他划拉了一点干草给娘和弟弟垫在地上：“坐吧。”

坐下来就更感到冷，阴云越聚越重，把西斜的太阳完全遮住了。北风嗖儿嗖儿地刮着，不一会儿，雪粒儿就随着北风吹洒下来，肆虐地摔打到人的脸上。

家林说：“娘，我冷。”

母亲说：“来，娘搂着你。”

他扑到娘的怀里。娘慈爱地搂着他，深情地拍打着他。他感到了娘身上的体温，把娘搂得更紧。

山鹰在他们的头上盘旋两圈后向远方飞去。不知是山鹰旋起时带起来的还是北风吹起来的，一张黄纸在天空中飘荡。娘抬头看到了那张黄纸，凝眸沉思，脸上的表情十分凄苦。那张黄纸鬼使神差地飘落下来贴在了娘的脸上，然后又飘到家树的脸上，在他们惊悸地想抓住那张黄纸的时候，那张纸又随着一股旋风飘起来向空中飞去了。

家林从娘的温暖的怀抱中起来，当他看到天上的黄纸时，迷糊中惊奇地喊道：“娘，快看，风筝……”

“不，孩子，那不是风筝，是一张黄烧纸……”

家林眨了眨眼睛，他明白了，在空中飘浮的果然是一张黄烧纸。那张黄烧纸在他们头上旋来旋去，不愿离去，似有无限的留恋之意。他望了一会儿，似有所悟地说：“那张烧纸是压在我爹坟头上的那张纸吗？”



“哦。”她的眼睛有些潮湿。

“是不是我爹的魂灵跟着我们一起来了？”

“哦。”她再次把他的头搂在自己的怀里。她终于抑制不住，含着眼泪一滴一滴地顺着她的脸颊滴在他的脸上：“哦，是你爹的魂跟咱们来了，是你爹的灵魂跟咱们来了……”她的眼泪成串的下来，把他搂得更紧：“是他不放心咱们，一起庇护咱们来了……”

那张黄烧纸旋起来，向着远处的一个山坡飘去。顺着那张黄烧纸飘去的方向，他们看到远处的那个山坡上有几处在埋死人。看得出来，那是好几个家庭同时死了人。虽然离那个山坡较远，但他们还是能影影绰绰地看到，有的正在刨坑，有的已经开始下葬。尸体有的装在木板钉的棺材里，有的用炕席裹着。这真是一种奇观，对于他们母子三人来说，从未见过，一个村子同时死了这么多人。这些死人的人家都是柳塘的吗，或者是别的村子？他们在感到新奇的同时，心里也自然涌起了一种悲凉。

“死了好哇，死了就不用挨饿了哇，死了就享福了哇——”

这伤痛的用力嘶喊的声音从一个埋人处的人群里传过来。他们从这个高声喊叫的声音里得到了一个信息，死的人不是死于瘟疫，也不是死于衰老和疾病，而是死于饥荒，说白了，就是饿死的。

此情此景，母亲刘美娥心里抽抽得很紧。那些死了的人都是因为度饥荒饿死的，他们母子现在不也是在度饥荒吗？她不禁打了个冷战。她对于他们母子的前途感到了一种恐怖。当“死了好哇，死了就享福了哇”的声音又传过来时，她迅速地把脸转过来贴在家林的头上，努力地屏住自己的呼吸。

那张黄烧纸又向他们这边飘过来。它忽而高，忽而低，真的像很有灵气似的在空中飘舞……

“娘，”家林说：“你看，我爹坟头上的那张黄烧纸又飘过来了……”

“不，孩子，那不是你爹坟头上的黄烧纸。”她指着对面的山坡说：“是那边埋死人的烧纸钱。是还没烧完的时候，其中一张被风刮起来了……”

“噢。”家林伸手想站起来去抓那张黄烧纸，然而他没有站起来。

那张黄烧纸很友好地在他们头上旋了两圈，然后告别似的向山谷中飘去了。像是迎接黄烧纸的到来，山谷中响起了哭丧人那悲伤嘶哑的喊叫声——

“死了好哇，死了就不用挨饿，死了就享福了哇……”

似乎这山谷的回声很有感染力，那嗖儿嗖儿的北风，低沉灰暗的流云，还有那枯萎的蒿草，都低声地附和着说：是呀，死了好哇，死了就不用挨饿了，死了就享福了……

啊，连山谷及枯草都对这“死了好哇”的喊声响起了回音，何况人乎？她岂能对“死了好”的呼喊没有共鸣？就在她的丈夫死的时候她就曾想到过死。现在他们逃荒在这荒凉的山路上，饥寒交迫，身心疲惫，更是对这死了好呼喊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然而，她不能死，她要把两个孩子养大成人，一种伟大母爱的责任感在支撑着她。她本能地把家林更紧地搂了搂。

“娘，我饿……”家林仰起脸来，脸色显得有些青黄，声音很微弱地对母亲说。

他们已经弹尽粮绝，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现在是又累又饿。

“好孩子，”母亲拍了拍他的脸，说：“再挺一挺，坚持一会儿，快到柳塘了，到了柳塘就有吃的了……”她努力地露出笑容，给他以信心和希望。

家林无奈地看了看母亲的脸色，把头深埋在她的怀中。

果然，就像瘫痪了一样，坐下后再想站起来就十分困难。风停了，云也开始聚堆，扒缝，从云缝中露出的太阳已经下山。他们离要去的柳塘村还有好几里路。他们必须在天黑以前赶到那里。不然，他们道路不熟，天黑又容易迷路，冻、饿、累相加，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不行，我们得走！”娘咬牙站起来，说道：“家树，扶弟弟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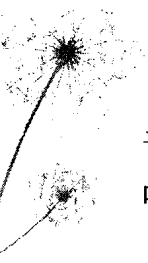
家树把家林强拉起来，家林说：“娘，我难受……”

娘伸手摸了摸他的头，他的头滚烫，娘着急地说：“呀，这么热，你病了。我的好孩子，让你哥扶着你走，走到村子才能有药治……”

这时，树棵子里忽然一阵哗啦啦的响动，接着扑棱棱地跑出来一只受了伤比狗大一点的野兽。野兽看见了近在咫尺的人一下子愣住了，它惊恐地、怔怔地和对视了一会儿，然后一躬腰“噌”地向树丛中蹿去。

母子三人大吃一惊。家林惊恐地躲到娘的身后。家树很快反应过来，他敏捷地挡在娘和弟弟的前面，拉开了与野兽搏斗的架势。

其实那个比狗大一点的野兽只不过是只性情温顺、对人毫无危害的“傻”狗



子。但他们初到山区，在山东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还以为那是很凶猛的能吃人的野兽，所以都十分的惊恐。

正在他们惊恐之时，树棵子又一阵响动，一个男人快步走出来。

他是柳塘大队党支部书记黄占奎。黄占奎手持猎枪，在追赶那只豹子。他见到这母子三人就停下来，打量了他们一下，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见问话人年在四十七八，鹰钩鼻子，面目清矍，手持猎枪，神态很威严，就知道此人非同一般。因为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带枪的。

家树说：“探亲。”

“探亲？”

“是探亲。”

“不像探亲，恐怕是盲流吧？”他十分怀疑地看了看，还莫名地对母亲点头笑了笑，不知是出于对这个美丽女性的好感，还是由于那只豹子的吸引，他没有再探究，只是意味深长地打量了一会儿，便急着追赶豹子去了。

他们母子三人从西山上下来，顺着草甸子边上的路来到了放牛的山坡处，看到放牛人正在往一起圈牛，准备赶牛回村。娘十分惊喜地对家树说：“家树，去向那个放牛的人打听一下，前面的村子是不是柳塘，你舅姥爷是不是在这个村子里……”

家树走到放牛人面前，很谦和地问道：“老大爷，前面这个村子是不是柳塘？”放牛人说：“是。”家树又问：“向你打听个人。这个村子有没有一个叫吴永德的人？”“谁？”“吴永德。”放牛人说：“你是说吴永德？有是有。可是，他已经搬到黑龙江去了，现在不住在这个村子了……”

母亲听到放牛人的话，赶忙凑过来问：“大叔，你说的这个吴永德长什么样，搬走多长时间了？”

放牛人说：“噢，瞎了一只眼，脸上有几个浅皮麻子，年前搬走的，已经快三个月了。”

母亲听后立马就堆了下去。她领着两个孩子投奔舅舅吴永德来落脚谋生。放牛人的话像一根大棒向她劈头盖脸打来，把她的希望击得粉碎。她一下子不能承受，晕倒了。

家树家林慌了，推着晃着母亲的头和身唤娘醒来，家林急得哭了。

放牛人也慌乱起来。他围着这个女人前后转圈，催促家树：“快掐人中，快掐人中，啊，是不是，所以是……”

母亲终于醒来。她缓了口气，把两个孩子揽在怀里：“你们的舅爷搬走了，咱们举目无亲，到哪里落脚步哇，咱们怎么办哪……”

她的眼泪“哗哗”而下。

天无绝人之路，他们遇到了善良的有侠义之气的放牛人。放牛人见母子三人的悲苦情景，便起了同情怜悯之心。说：“吴永德不在了，你们无人可投奔，是不是？如若不嫌弃，就先到我家住两天吧……”

真是绝处逢生，母亲惊喜地擦去眼泪说：“那就谢谢大叔了，家林，快给爷爷磕头谢恩……”

“别介，别介。”他拦住要磕头的家林，对母亲说：“你别管我叫大叔了，再叫就折杀了我。你看我五十多岁了吧，实际我才三十八岁，长得老相，所以是，是不是？你还是管我叫大哥吧……”

这个放牛人很豪爽，他说话总带着“所以是”、“是不是”的口头语。他是柳塘大队第二生产队的队长，他爹是队里的牛倌，这两天病了，他临时替两天来放牛。他当生产队长开会需要讲话，特别是参加公社、大队的会议需要发言，他又不善于演讲，在讲话的时候时常“卡壳”，卡壳时就用“所以是”、“是不是”来过渡，时间长了，这个“所以是”、“是不是”就成了他的口头语。这虽然显得啰嗦，甚至可笑，但也增添了他语言的诙谐性。他自我介绍说：“我姓王，叫王来顺，你就叫我王大哥，叫老王也行啊。千万别再叫叔，是不是？啊，你的这两个儿子体格好，英俊，今后一定有出息，所以是……”

“那就谢谢大哥了。”母亲的脸上露出感激的微笑。

“不用谢，不用谢！啊，所以是……”他转过身去，很高兴地向山坡上的牛群吆喝道：“回家喽——”

牛群从山坡地下来依次汇入了回村的路。放牛人向前面的牛群挥了几鞭子，又回头向后面跟着的娘仨看了看，他很高兴。便又唱起了那首山歌——

二月风吹刮人脸那，
最难熬的是倒春寒。
青黄不接日难度哇，
盼了今天盼明天……



他们娘仨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目的地——柳塘。

柳塘村头，路南边有几棵老柳树，路北有几棵老榆树。柳树和榆树树龄都很高，疙疙瘩瘩、弯弯曲曲。显得苍虬而老迈。几只老鸱（乌鸦）从柳树飞向榆树，不等落稳，又从榆树飞回柳树。

“呱，呱，呱——”

老鸱的叫声在昏暗的天空中传播，显得十分的尖厉、刺耳，令人烦躁。

这时，在他们母子三人背后，一辆手扶拖拉机快速向村里驶来。拖拉机上站着三个人，是两个民兵押着柳塘的才子柳直回来了。柳直在“文革”中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特别是对“过五六年、七八年就再来一次政治运动”的理论持有异议。他被县里作为典型抓去过几次，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有时游街批斗，有时拘押改造。这次被送回，虽然“现反”的帽子摘掉了，但帽子还拿在群众的手上，表现不好，随时戴上。

不知什么缘故，当拖拉机驶过躲闪到路边的家树母子身边时，蓬头垢面、衣着不整，但精神依旧的柳直向家树点头微笑，并拱手示意。

押解的人中有一个人是大队民兵连长卫东彪，他瞪了一眼柳直，说：“你认识他们？”

“不认识。”

“不认识你向人家笑什么？”

柳直不屑回答。他面向高山大声说道：“相逢何必曾相识！”然后他才转过头，对卫东彪说：“这个你不懂！你看，他俩多么年轻啊？实际上还是孩子。噢，对了，你知道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什么吗？”他见卫东彪一脸茫然，便向他露出不屑的一笑，说：“他说，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

“你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些什么呀，真是个精神病！”受了藐视的卫连长十分气恼。

“哈哈……”柳直豪爽地仰天大笑，“可惜呀，你不是个孩子……”说着话的工夫，拖拉机驶过王来顺身边。

王来顺说：“啊，柳直，你回来了？”

柳直说：“回来了，王队长，怎么是你放牛啊？”

王来顺说：“我爹病了，我替两天。反正是农闲没什么要紧事。噢，柳直，你回来好哇，大家都盼着你回来。”

“谢谢大家！”

“你回来了先在家歇几天，恢复恢复再到队里干活，反正现在也是农闲。”

柳直说：“行啊。”

卫东彪对王来顺说：“他回来了，你们队又多一块臭肉！你这个当队长的，可得要对他加强管教。”

王来顺没有回答他。他向小花牯子抽了一鞭子，说：“好好走道，撩骚完这个又撩骚那个，你吃饱了撑的？”

卫东彪叫拖拉机停下，对王来顺说：“王队长，我跟你说话你没听着？”

王来顺说：“你跟我说什么啦？”

卫东彪说：“我说你们队要好好管教柳直！”

王来顺说：“你再说一遍……”

气得卫东彪大喊：“开车……”

柳直看到受了冷落嘲弄的卫东彪，哈哈大笑。然而他很快停住了笑声。他的脸色凝重起来。他看到了躲在老榆树后面的，很憔悴的一个年轻女人在向他张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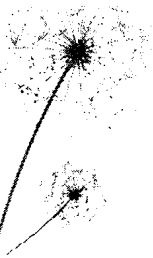
那是柳直青梅竹马的同乡、同学、恋人董淑琴。董淑琴在默默地向他凝望。她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既有热切的盼望，又有不能倾诉的无奈。她的嘴唇在抖动，她的面部表情在向他诉说，她在等待他，有千言万语要对他诉说。

柳直举起双手向她致意。他知道她已经结婚了，她是被迫嫁给了大队书记黄占奎的儿子。他很痛苦，也很无奈。他不怨她、不恨她、理解她，甚至同情她。他愣了一下之后迅速地露出笑脸，向她回以会心的点头表示问候。

手扶拖拉机没有停留，很快向村里驶去。

董淑琴从树后走出来，她机械地向驶去的拖拉机挥了挥手，情不自禁地小声喊道：“苦命的柳直啊，你回来了……”她的眼睛含满泪水，自言自语道：“柳直啊，你为什么不骂我，不打我，你为什么还向我笑，点头向我问候？你这样做是为了安慰我吗？你知道吗，你越是这样做，我的心里就越难受哇……”

董淑琴的娘从后面颤颤巍巍地跟上来，拽她，说：“孩子，你跑这来干啥？



走，跟娘回去……”她强拉硬拖地把董淑琴拽回去了。

村中央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木桥，桥头有一个山丘，山丘露出很多光滑平整的石头，还有很多能遮阴避雨的松树和柳树。闲暇时，人们便在这里扎堆，坐在石头上闲扯，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家长里短，嘻嘻哈哈。这里是柳塘人的休闲集散地——南桥头。

有几个人正坐在树下的石头上闲唠。

洪家铁蛋对胡二扯说：“二扯叔，唱一段呗……”

兰家二牛也央求道：“唱一段呗，大伙都愿意听你唱，你就唱一段吧……”

胡庆有是柳直的舅舅，他生性乐观，爱开玩笑，外号胡二扯。他表面上嘻嘻哈哈，但有正义感，能明辨是非。他还有一个特长，就是继承了他爷爷的特长，会唱许多戏剧小调，特别是会唱东北大鼓。

胡二扯笑着说：“唱一段？”

“唱一段。”

“好！”他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手持一根木棍拍打了一下面前的石头，像是敲了一下鼓，用东北大鼓的曲调唱了起来——

说有这么个小姐本姓常，

取名儿就叫常桂香。

樱桃小口杏核眼，

柳叶弯眉细又长。

这小姐长得实在是好，

缺点就是尿炕这一桩。

“哈哈哈哈哈……”大家一阵哄笑。

二扯接着唱道——

常小姐已过二十八呀，

正是找婆家的好时光。

因尿炕尿的无人敢要，

她爹她妈愁得慌。

啊啊啊……

洪家铁蛋说：“愁什么呀，嫁不出去就嫁给二牛！那么好看的姑娘，尿点炕

算什么呀？”他转脸嬉笑着对二牛说：“二牛，干脆你娶去得了……”

“行，我要……”

嘻嘻嘻嘻，哈哈哈哈哈……

大家都很开心。

这时，他们看到拉着柳直的手扶拖拉机向大队部开去，人们便站了起来向手扶拖拉机走去。

洪家铁蛋和兰家二牛跑在前面。这两个只有十六七岁的大孩子虽然穿着都很破旧，但不猥琐。特别是那个洪家铁蛋，黑皮肤、留角瓜头，长得挺结实。他们正是淘气的年龄，有时就显得较“顽皮”。不知是别人有意安排的还是自己想出来的。他俩手里都举着一面事先准备好的纸糊的旗帜，旗帜上面写着：欢迎柳直！他们迎到手扶拖拉机前面，拖拉机没停，直接开过去了，他们俩便跟着跑，几个小的孩子跟在他俩后面跑，几个大人跟着小孩后面快走。人越聚越多，形成了一个自发的欢迎的队伍。

铁蛋举旗高喊：“欢迎柳直回村！”

二牛举旗高喊：“欢迎柳直回村！”

几个小一点的孩子都起哄似的喊着叫着：“柳直回来了，柳直回来了……”

于是，很多住家的门、窗都打开了，探出男人或女人的头、身子向手扶拖拉机这边张望，他们摆手或点头向柳直打招呼。

柳直大笑着向孩子们招手并向四周拱手，大声说：“小朋友们好，大家好……”

胡二扯快跑几步到了前边，他一改嬉笑的样子而显得很庄重很苦楚地叫道：“柳直……”

柳直也感慨地叫道：“舅舅……”

胡二扯还想说什么，但他张了张嘴，什么也没有说出，脸上便露出凄苦的表情。

柳直便把脸转过去。

手扶拖拉机甩掉了人群，很快地向大队部驶去。

家树带着一种好奇或者一种敬意望着柳直，目送着手扶拖拉机远去。